

我在南通求學時一二三事

張 正 藩

組織南通學生會

民國八年五四運動後，各地學風丕變，一般學生受着新思潮的影響，紛紛組織學生會，各種學術團體，及參加社會各種活動，南通雖僻處江北，但教育素稱發達，大中學校林立，自不例外。當時南通有農科大學、醫科專門、紡織專門、男女師範學校、省立第七中學及甲種農業、商業等學校，這些學校為迎接新思潮，不願學校當局反對（各校當局怕張季直先生不贊成，將受責備）毅然冒着開除學籍的危險，起而組織南通學生會。南通師範同學推我和王志義君（現任台灣師大教授及私立樹人中學董事長）為參加學生會正副代表，女子師範同學推江定（國大代表，數年前在去世）和何女士（已忘其名，祇知其父為當時之如皋師範校長），至其他各校代表姓名早已忘記。當學生會組織成立後，我和江定女士被選為正副會長，因我倆同為如皋人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猶憶學生會首次開會時，因討論章程議案及選舉各組負責人事，頗費時間，至深夜始散。女

師當局及教訓主任等，因江河兩女士迄未返校，均坐在辦公室內苦等，俟她們回來後，即當面申斥，說她們既不應該參加學生會，更不應該忘掉自己是女性，深宵不歸，殊屬有違校規，明日報告四老先生（指張季老，因他是全縣大、中、小各級學校創辦人，他雖不負學校實際責任，但有關係各重要事務，都要向他請示或報告）即行開除學籍。次日該校當局偕江河兩女士前往張氏住處，濠南別業謁見張季老，首由學校當局報告事情經過及準備處理意見。天下事有出乎意料之外者，張季老聽了報告之後，不僅不生氣，反而面帶笑容向江河兩女士說，現在時代不同，居然學生會有女生代表參加，而江生復做了學生會會長，很好很好。因為張季老有這一番開明的話，一場風波遂告平息。關於這段往事，江女士在南通張季直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特刊內（該刊五十五年在台出版）已經為文敘述，此處不贅。

大生紗廠募股瑣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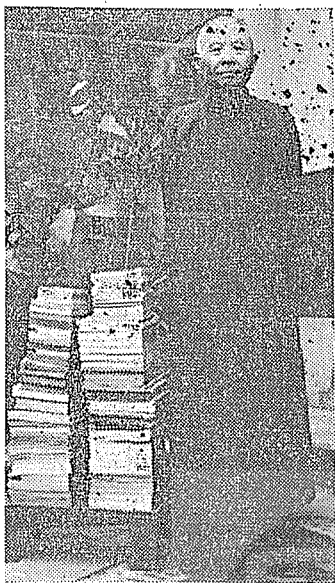
南通大生紗廠，創辦於清光緒二十二年，廠設於縣之唐家閘鎮，資本并不雄厚，後因歐洲大

戰起，各國紗廠停工，需棉孔亟，乃向南通選購，據聞在歐戰期間，賺到兩百餘萬元，以致地方各項建設突飛猛進。民國八年後，紗廠為增加資金，擴充設備，乃有募集新股之舉。張季老為使本縣及鄰近海門如皋泰興各縣民衆了解并加入股份，出一題目：「為大生紗廠募股告民衆書」，令各校學生寫作，由學校選幾篇好的送給他看，預備作為宣傳品。當時學生大都長於寫文言文，雖胡適先生已提倡文學革命，主張用白話文，可是大家安於故習，都不慣寫白話文。而我因為白話又能暢所欲言，乃寫三千字白話文應命，幸獲張季老賞識，認為徵文中最好的一篇，囑印十萬份（紙分紅黃藍白各色，增加宣傳氣氛），分發各縣，因此我薄有文名。後來不斷在上海時事新報舉燈（張東蓀主編）、民國日報覺悟（葉楚傖主編）及商務出版之教育雜誌（周予同主編）學生雜誌（楊賢江主編）等刊物寫稿，都係受此種鼓勵影響。

為加強大生紗廠募股起見，各校當局又令學生組織戲劇團分赴各大鄉鎮表演。我參加的一隊，係派往南通東區一大市鎮——馬塘，該鎮人煙稠密，市面繁榮，我們選擇該鎮的城隍廟樓上作

舞台。表演的晚上，觀眾是人山人海，擁擠不堪。舞台上佈置一銀行，銀行前掛一木牌，上寫：「大生紗廠募股處」一行大字。我飾一警察，身着警服，腰攜警棍，站在那木牌下，表示維持秩序，神氣十足。當時有些同學分飾士農工商兵各式各樣的人，擠入銀行爭購股票。有一同學名楊桂秋者飾一鄉下佬，衣服破爛不堪補了又補，形同乞丐，我不讓他進銀行，他偏要進銀行，他說他來買股票的，為什麼不讓他進去，糾纏半天，不得已我終於帶他進去。他很從容地從腰帶上取下錢包，他的錢包拆去一層包的舊破布，又拆去一層包的舊破布，大約拆了十幾層布，才發現他裏頭包的是白蠟燭的幾十塊袁大頭。他一舉一動，表演逼真，會贏得台下如雷的掌聲。而我表現的警察勢利眼，亦引起不少人喝彩。事隔半世紀，記憶猶新，至今回想起來，不覺啞然失笑。

愛護學子師恩似海



本文作者今四年月將生平所有著作送請中央圖書館藏時攝影留念。

江定女士為南通女師高材生，因為她的國文好，所以同學們都戲稱她為太史公（指司馬遷），她亦不以為忤。時間長了，外校學生也有知其名的。南通學生會成立時，我才一識廬山真面目。而且知道她也是如皋人，家住在縣城西門外，她的三哥江爵（字序三）先生，還是我的好友呢。會後不久，我接到一封信，信封上寫的是季誠，裏面具名為季謨，一看之下，知係出自女性手筆，而且猜到是江女士，所謂季謨，想係化名而已。（後知季謨確係她的號）我接到她的信後，當即復她一信，裏面也寫了我的別號。我們以為如此暗通款曲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覺，那知日子一長，風聲傳到我的級任老師顧公毅先生耳朶裏（顧師字怡生，學問淹博，熟諳日文，所編心理學倫理學等講義膾炙人口，極受學生歡迎，曾擔任教育部第一次教育年鑑編纂），有一天顧師教我到他的房裏談話，他開門見山地問我，你與女師江定是否常常通信，我即答復常常通信，所談的無非是些普通的事，但絲毫不涉曖昧，如果老師不信，我可以將她的來信送給老師一看。他繼續說，我相信你的話，他的信我不必看，我要告訴你，這件事本極尋常，不過南通學風不容許這種事，如果四老先生知道了，那問題就嚴重了。況且你們兩位馬上就要畢業，如果受到處分，那未免可惜。我即接着說，老師如此愛護我，非常感激，我從此就和她斷絕信件往來。

他說好！好！好！我即退出。

不久，我們兩人同時畢業，同時被留

校任教（按照慣例，每屆畢業生均留一學行兼優的人，擔任附屬小學教師，我被學校聘為師範校友會編輯兼附小教師，她只被校留為附小教師）。因兩校同在一地，又屬師範附小，到常有集會或相互參觀機會，我倆因此亦時常見面，但為避免嫌疑再發生物議起見，祇有默默相對心照不宣而已。一年後我因升學離開南通，她仍在原校服務。等我從緬甸回國在湖北教育廳服務時，我才知道她已下嫁國府委員焦易堂先生，蓋已美人遲暮了。三十八年聞她隨夫避亂來台，不久焦先生作古，文君新寡，我又不便去看她，後來組織如皋旅台同鄉會始得相見，屈指我們睽違已將近三十年了。數年前她因癌症去世，我亦唏噓漸迫，回首前塵，不禁唏噓。

我與江女士一段往事，旅台校友知道的並不多，王志義李鴻儒（國大代表）幾位同學及張樂陶夫人（她與江女士係南通女師同學），或略知一二。去年冬天，我和台大同事宋希尚先生（水利專家，在南通工作多年，為張季老所激賞，來台後對於過去有關南通的事仍極關心，）偶然談及此事，他說不可不記，它不是艷聞，而有關師道。如果不是顧師愛護你，你們的命運將不堪設想，真是「師恩似海」。但我則以為時過境遷，何必重提，且江女士已經謝世，我無法得其同意，一旦將此秘密公開，未免有傷忠厚。今年宋先生又重申其說，仍唯唯否否，不願遽爾操觚。茲因欣逢六十三年教師節，百感叢生，乃不顧一切，將往事全盤托出，一方面悼念亡友，一方面感激「師恩似海」。